

卡拉维拉斯县驰名的跳蛙

我的一个朋友从东部写信给我，我按照他的嘱咐访问了性情随和、唠唠叨叨的老西蒙·惠勒，去打听我那位朋友的朋友，利奥尼达斯·斯迈利的下落。我在此说说结果吧。我暗地里有点儿疑心这个利奥尼达斯·斯迈利是编出来的；也许我的朋友从来不认得这么一个人，他不过揣摩着如果我向老惠勒去打听，那大概会使他回想到他那个丢脸的吉姆·斯迈利，他会鼓劲儿唠叨着什么关于吉姆的该死的往事，又长又乏味，对我又毫无用处，倒把我腻烦得要死。如果他安的这种心，那可真是成功了。

在古老的矿区安吉尔小镇上那家又破又旧的小客栈里，我发现西蒙·惠勒正在酒吧间火炉旁边舒舒服服地打盹，我注意到他是个胖子，秃了顶，安详的面容上带着讨人欢喜的温和质朴的表情。他惊醒过来，向我问好。我告诉他我的一个朋友委托我打听一位童年的挚友，名叫利奥尼达斯·斯迈

利，也就是利奥尼达斯·斯迈利牧师，听说这位年轻的福音传教士一度是安吉尔镇上的居民，我又说，如果惠勒先生能够告诉我任何关于这位利奥尼达斯·斯迈利牧师的情况，我会十分感激他的。

西蒙·惠勒让我退到一个角落里，用他的椅子把我封锁在那儿，这才让我坐下，滔滔不绝地絮叨着从下一段开始的单调的情节。他从来不笑，从来不皱眉，从来不改变声调，他的第一句话就用的是细水长流的腔调，他从来不露丝毫痕迹让人以为他热衷此道；可是在没完没了的絮叨之中却始终流露着一种诚挚感人的语气，直率地向我表明，他想也没有想过他的故事有哪一点显得荒唐或者离奇；在他看来，这个故事倒真是事关重大，其中的两位主角也都是在钩心斗角上出类拔萃的天才人物。对我来说，看到一个人安闲自得地信口编出这样古怪的奇谈，从不露笑，这种景象也是荒谬绝伦的了。我先前说过，我要他告诉我他所了解的利奥尼达斯·斯迈利牧师的情况，他回答如下。我随他按他自己的方式讲下去，一次也没有打断他的话。

“从前，这儿有一个人，名叫吉姆·斯迈利，那时候是1849年冬天，也许是1850年春天，我记不准了。不知怎么的，我怎么会想到冬又想到春呢，因为我记得他初来矿区的时候，大渠还没有完工，反正，不管怎么样吧，他是你从来没见过的最古怪的人，总是找到一点儿什么事就来打赌，如果他能找到什么人跟他对赌的话；要是他办不到，他情愿换个个儿。只要对方称意，哪一头都合适，只要他赌上了一头，他就称心了。可是他很走运，出奇地走运，多少次总是他赢的。他总是准备好了，单等机会；随便提起哪个碴，他都没有不能

打赌的，正像我刚才跟你说的，你可以随便挑哪一头。如果遇到赛马，赛完时你会发现他发了财，或者输得精光；遇到狗打架，他要打赌；遇到猫打架，他要打赌；遇到小鸡打架，他要打赌；哎，即使遇到两只小鸟停在篱笆上，他也要跟你赌哪一只先飞走；要是遇上野营布道会，那他是经常要到的，他会在沃克尔牧师身上打赌，他认为沃克尔牧师是这一带最擅长劝善布道的，可也真是的，牧师真是位善心的人。甚至如果他看见一个金龟子在走，也会跟你打赌要多久它才会走到它要去的地方。如果你答应他了，他会跟着那个金龟子走到墨西哥，不过他不会去弄清楚它要到哪儿去或者在路上走多久。这儿的许多小伙子都见过这个斯迈利，都能跟你谈起他的事情。哎，他这个人，什么都要赌，这个倒霉透了的家伙。有一回，沃克尔牧师的老婆得重病，躺了好久，仿佛他们都救不了她了；可是有一天早晨，牧师来了，斯迈利问起她身体怎样，牧师说好多了，感谢上帝无限慈悲，她身子轻松多了，靠老天保佑，她还会好的。斯迈利想也没想先说：‘唔，我愿意赌上两块半，她不会好，怎么也不会好的。’

“这个斯迈利有一匹牝马，小伙子们管它叫‘十五分钟弩马’，不过这是闹着玩的，你知道。尽管它走得这么慢，又总是得气喘啦，马腺疫啦，要不就是肺病啦，还有这个那个毛病的，斯迈利倒常在它身上赢钱。他们常常开头先让它二三百码，然后算它在比赛。可是到了比赛临了那一截，它总是会激动起来，不要命似的，欢腾着迈步过来啦。它会柔软灵活地撒开四蹄，一会儿腾空，一会儿跑到栅栏那边，掀起好多灰尘，而且要闹腾一大阵，又咳嗽，又打喷嚏，又淌鼻涕，可它总是能正好以先出一头颈的优势到达看台，跟你

计算下来的差不离儿。

“他还有一只小不点儿的小巴儿狗，瞧那样子，你会认为一钱不值，只好随它去摆出要打架的神气，冷不防偷点什么东西。可是只要在它身上押下赌注，它就是另外一种狗了。它的下巴会伸出来，像轮船的前甲板似的，牙齿也龇出来，像火炉似的闪着凶光。别的狗也许要来对付它，吓唬它，咬它，让它摔两三跤，可是安德鲁·杰克逊，这是那条狗的名字，安德鲁·杰克逊从来不露声色，像是心安理得，也不指望有什么别的。另一面的赌注于是一个劲地加倍呀加倍，直到钱全拿出来了，这时候，猛然间，它会正好咬住另外那条狗的后腿弯，咬紧了不放，不只是咬上，你明白，而是咬紧了不放，直到他们认输，哪怕要等上一年。斯迈利拿这条狗打赌，最后总是赢家。直到有一回他套上了一条狗，这条狗压根没有后腿，因为都给圆锯锯掉了，等到事情闹得够瞧的了，钱都拿出来了，它要施展最得意的招数了，它这才一下子看出它怎么上了当。这条狗怎么，打个比方说，被诓进门了，于是露出诧异的样子，后来就有点儿像泄气了，它再也不想打赢了，终于给弄得凄惨地脱了一层皮。它朝斯迈利望了一眼，仿佛说它的心都碎了。这完全是斯迈利的错，不该弄出这么一条没后腿的狗来施展招数，它打架主要依靠这一招，于是它一瘸一拐地走了一会儿，躺下死了。它是条好狗，这个安德鲁·杰克逊，它要是活下去，会给自己扬名的，因为它有本事，它有天才——我知道它有才，因为它从来没有得到过好机会，可是像它这样在那种条件下能用这种办法打架的狗，如果说它没有才气，那也说不过去。我一想到它最后的一仗，想到打成了那个样子，总是觉得难过。

“唔，这个斯迈利还养了些逮耗子的小猎狗、小公鸡、雄猫，还有形形色色的东西，闹得你不安，你无论拿出什么东西，他都会有跟你那个凑成一对的东西来跟你打赌。有一天，他捉住了一只青蛙，把它带回家了，他说他打算教育它。于是，一连三个月他什么事也不干，只管待在他的后院里，教那只青蛙学会蹦蹦跳跳。你可以拿得稳，他也真让它学会了。他只要在那只青蛙背后轻轻戳一下，接下去你就会看见它在半空里打转，像个油炸面饼圈，你会瞧见它翻一个筋斗，也许翻两个，如果它起跳得妥当的话，跳下来时四爪落地，稳稳当当，跟猫一样。他让它跳起来去捉苍蝇，并让它经常练习，所以，凡是它看得见的苍蝇，每一次都能捉住。斯迈利说，青蛙所需要的全靠教育，它差不多什么都办得到，我倒也相信他。嗨，我瞧见过他把丹尼尔·韦伯斯特放在这块地板上，丹尼尔·韦伯斯特是这只青蛙的名字，他大喊一声：‘苍蝇，丹尼尔，苍蝇！’你连眨眼也来不及，它就一下子跳起来，捉住柜台那儿的一只苍蝇，又‘噗’的一声重新落在地板上，扎扎实实，像一团泥巴。它落下来以后还用后脚搔脑袋旁边，若无其事，仿佛它做的就是随便哪只青蛙也会做的，没有一点儿稀奇。你从来没见过像它这样又谦虚又耿直的青蛙，尽管它有那么高的天赋。等到要公公正正地肩并肩比跳的时候，它能一蹦老远，让你见过的它的任何同类都比不上。肩并肩比跳是它的拿手好戏，你明白吧；遇到这种情形，斯迈利只要还有一分钱，也会在它身上押个赌注。斯迈利觉得他的青蛙神气得不得了，他也应当觉得自豪，那些走南闯北、哪儿都去过的人全说它压倒了他们所见过的任何青蛙。

“啊，斯迈利把这个畜生放在一个有洞的小方匣子里，有

时还常把它带到镇上打个赌。有一天，有一个家伙，在矿区上人地生疏的一个家伙，偶然碰见斯迈利和他那只匣子，说：

“‘你那个匣子里装的什么东西？’

“于是，斯迈利带着点漫不经心的口气说：‘也许是只鸚鵡，也许是只金丝雀，也许吧，不过它都不是，它不过是一只青蛙。’

“那个家伙拿过匣子，仔细地瞧了瞧，把它转过来转过去，然后说：‘唔，倒也是的。啊，它有什么用处？’

“‘啊，’斯迈利随口不当回事地说，‘它只有一个用处，我认为，在卡拉维拉斯县它能比随便哪只青蛙都跳得远。’

“那个家伙又拿起匣子，又仔仔细细瞧了很久，于是把它还给斯迈利，不慌不忙地故意说，‘哦，我看不出这只青蛙有哪一点比别的青蛙好一点。’

“‘也许你看不出，’斯迈利说，‘也许你了解青蛙，也许你不了解青蛙，也许你有经验，也许你不过是业余玩玩的，可以这么说吧。总之，我有我的看法，我愿意赌四十元，它能比卡拉维拉斯县随便哪只青蛙都跳得远。’

“那个家伙琢磨了一会，像有点儿为难似的，然后说：‘啊，我是个外乡人，我没有青蛙，要是我有一只青蛙，我愿意跟你打赌。’

“于是，斯迈利说：‘那没有关系，那没有关系，要是你愿意拿着我的匣子待一会儿，我就去给你找一只青蛙来。’于是，那个家伙拿起匣子，把他的四十元和斯迈利的放在一起，坐下来等着。

“他坐在那儿等了好一阵，想了又想，于是把青蛙取出来，撬开它的嘴，用一只小茶匙往它嘴里灌打鹌鹑的铁砂，

喂得几乎满到了它的下巴颏，再把它放到地板上。斯迈利走到泥塘，在淤泥里稀里哗啦地找了好久，最后才捉到了一只青蛙，把它带回去交给了那个家伙，他说：

“‘现在，要是你准备好了，把它放在丹尼尔旁边，让它的前爪跟丹尼尔的并齐了，我来发命令。’于是他说，‘一——二——三——跳！’他和那个家伙都从后面碰了青蛙一下。新捉来的青蛙跳出去了，可是丹尼尔吸了口气，竖起它的肩膀——这样——像个法国人，不过这也没有用——它挪不动，它像铁砧子一样牢牢地定在那儿，动也不能动，跟在那儿抛了锚不差一点儿。斯迈利大吃一惊，他觉得可恶，可是他一点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是当然啦。

“那个家伙拿起钱，转身就走，在他正要走出门口的时候，他用拇指在肩上猛然一甩——像这样——朝着丹尼尔，还不慌不忙故意说：‘哦，我看不出这只青蛙有哪一点比别的青蛙好一点。’

“斯迈利站着搔他的脑袋，向下对丹尼尔瞧了很久，最后，他说，‘我真是纳闷，究竟为什么这只青蛙会出岔子——我倒想知道它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它好像鼓胀得很厉害，不知怎么的。’他抓住丹尼尔的颈背，一边把它拎起来，一边说，‘哎哟，我敢打赌，它少不了有五磅重咧！’他把它倒翻了个儿，于是它喷出了两捧铁砂。这时候，他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气极了，把青蛙放下立刻去追那个家伙，可是他没有捉住那个家伙。于是……”

（说到这里，西蒙·惠勒听见前院里有人叫他的名字，站起来去瞧要他干什么。）他在走出去之前转过身来对我说，“你就坐在那儿，外乡人，放心待着吧——我去不了多一会儿。”

不过，请你原谅，我看把这个有事业心的流浪汉吉姆·斯迈利的经历继续说下去未必能使我得到许多关于利奥尼达斯·斯迈利牧师的消息，我就起身走了。

我在门口遇到爱交际的惠勒刚刚回来，他硬要留着我长谈，并且向我介绍：

“哦，这个斯迈利还有一头独眼的黄母牛，它没有尾巴，只不过留下那么一小截，像根香蕉似的，还有……”

“哦，让斯迈利和他那倒霉的母牛见鬼去吧！”我和颜悦色地轻轻说，跟这位老先生告别之后我就走了。

雨宁 译

我怎样编辑农业报

我把一个农业报的临时编辑工作接了下来，正如一个惯居陆地的人驾驶一只船那样，并不是毫无顾虑的。但是，我当时处境很窘，薪金成了我追求的目标。这个报纸的常任编辑要出外休假，我就接受了他所提出的条件，代理了他的职务。

又有工作了，心里觉得非常舒服，我以毫不衰退的兴致，整整干了一个星期。后来稿件付印，我怀着迫切的心情等待了一天，急于想看看我写的文章是否能引起什么注意。将近傍晚，我离开编辑室的时候，楼梯底下有一群大人和孩子一致向旁边闪避，给我让出路来，我听见他们之中有一两个人说：“就是他！”这桩事情自然使我很高兴。第二天早上，我又发现类似的一群人在楼梯底下，另外还有些人，东一对西一个，在街上站着，在街道对面站着，很感兴趣地注视着我。我走近的时候，那一群人就分开向后退，我还听见一个人说：“你瞧他那双眼睛！”我假装没有看出我所引起的注意，可是

内心却很得意，还准备写信给我的姑母叙述这种情况。我爬上那一道短短的楼梯，在走近门口时，听见一阵兴高采烈的喧哗和响亮的哈哈大笑。我把门打开，一眼瞥见两个乡下模样的青年人；他们看见我的时候，脸色发白，显出害怕的样子，接着他们两人“砰”的一下子由窗户里冲了出去，我觉得有些诧异。

大约过了半个钟头，有一位飘着长胡子的老先生走进来，他的面容很文雅，可是颇为严肃。我请他坐，他就坐下了。他似乎是心中有点儿什么事情。他把帽子取下来，放在地板上，然后从帽子里面取出一条红绸子手巾和一份我们的报纸。

他把报纸放在膝头上，一面用手巾擦着眼镜，一面说道：“你就是新来的编辑吗？”

我说是的。

“你从前编过农业报吗？”

“没有，”我说，“这是我初次的尝试。”

“大概是这么回事。你对农业有过什么实际经验吗？”

“没有，可以说是没有。”

“一种直觉使我看出了这一点。”这位老先生把他的眼镜戴上，以严峻的神气从眼镜上面望着我说，同时他把那份报纸折成一个便于拿的样子。“我想把使我发生那种直觉的一段念给你听听。就是这篇社论。你听着，看这是不是你写的——

萝卜不要用手摘，以免损害。最好是叫一个小孩子爬上去，把树摇一摇。

“喏，你觉得怎么样？——我看这当真是你写的吧？”

“觉得怎么样？啊，我觉得这很好呀。我觉得这很有道理。

我相信单在这个城市附近，每年就因为在萝卜半熟的时候去摘而糟蹋了无数万担萝卜；假如大家叫小孩子爬上去摇萝卜树的话——”

“摇你的祖奶奶！萝卜不是长在树上的呀！”

“啊，不是那么长的，对不对？哎，谁说萝卜长在树上呢？我那句话是个比喻的说法，完全是比喻的说法。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明白我的意思是叫小孩子上去摇萝卜的藤呀。”

于是，这位老人站起来，把他那份报纸撕得粉碎，还拿脚踩了一阵；他用手杖打破了几件东西，说我还不如一头牛知道得多，然后就走出去，“砰”的一声把门带上了。总而言之，他的举动使我觉得他大概有所不满。可是我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岔子，所以我对他也就无能为力了。

随后不久，又来了一个个子很高的死尸似的家伙，头上有几绺细长的头发垂到肩膀上，那满是坑坑洼洼的脸上长着密密麻麻的短胡子，大概有一个星期没有刮过。他一下子冲进门里，站着不动，手指按在嘴唇上，头和身子都弯下去，做出静听的姿势。他并没有听见什么声音，可仍在听。仍旧没有声音。然后 he 就把门锁上，小心翼翼地踮着脚尖向我走过来，走到他勉强可以和我交谈的地方就站住，以浓厚的兴趣把我的面孔仔细察看了一会儿后，从怀中掏出一份折起来的我们的报纸，说道——

“啊，是你写的吧。请你念给我听——快点！帮我解脱痛苦吧。我难受得很。”

我念出了下面的文章；当那些词句从我嘴里吐出来的时候，我看得出果然产生了解救的作用，看得出他那紧张的肌肉松弛下来，脸上的焦躁神情也消失了，安静和舒适的表情

悄悄地掠过他的眉宇，就像慈祥的月光照在凄凉的景物上面一般：

瓜努是一种很好的鸟，可是饲养必须多加小心。由产地输入的时期不宜在六月以前或九月以后。冬天应该把它养在温暖的地方，好让它把小鸟孵出来。

我们今年谷物的收成显然会是很晚的。所以农人最好是在七月里开始把麦秸插上，同时将荞麦饼种下，而不宜迟到八月间才种。

再谈谈南瓜吧。这种浆果是新英格兰内地人最喜欢吃的，他们觉得拿它制果子饼比醋栗子强，同时也认为拿它喂牛比覆盆子好，因为它比较容易饱肚子，而且牛也爱吃。除了葫芦和一两种瓠瓜的变种而外，南瓜是柑橘科中唯一能在北方繁殖的蔬菜。但是把它和灌木一同种在前院里的那种老办法现在越来越不时兴了，因为一般人都认为靠南瓜树遮阳是一桩未见成效的事情。

现在暖和的天气快到了，公鹅已开始产卵——

这位兴奋的倾听者连忙向我跑过来，和我握手，他说——

“好了，好了——这说够了。现在我知道我并没有毛病，因为你念的正和我念的一样，一字一句都相符。可是，先生，今天早上我第一次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自己心里就想：虽然我那些朋友把我监视得很严，我可从来不相信自己疯了，可是这下子我相信我确实是疯了；于是我大吼一声，那声音几英里以外都可以听得见，随即我就动手杀人——因为，你明白吧，我知道迟早会到这个地步，还不如趁早开始。我把你那篇文章当中的一段又念了一遍，为的是证明自己确实是

疯了，然后我放火把自己的房子烧了。我动手干起来，已经把几个人打成了残废，另外还把一个家伙弄到树上，这样等我干他的时候，还可以把他弄下来。可是我走过这儿的时候，觉得还是到里面来请教一下，把事情彻底弄清楚为好。现在确实是弄清楚了，我说刚才被我弄上树的那个小伙子真是运气好哩，要不然我回去的时候准会把他打死。再见吧，先生，再见。你给我心里卸去了一副重担。我的理智居然抵住了你的一篇农业文章对我的影响，现在我知道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能再使我的心理反常了。再见，先生。”

这个人为了给他自己开心而把人家打成了残废，还放火烧了房子，颇使我有点儿于心不安，因为我不免感到自己间接地与这些举动有些关系。可是这种念头很快就被撵走，因为正式的编辑进来了！（我心里想道，你假如听从我的意见，到埃及去了的话，那我还可以有机会大干一番；可是你偏不到那儿去，现在就回来了。我本来就担心着你会这样哩。）

编辑先生显得很懊恼、惶惑和沮丧。

他巡视了一番那个老暴徒和那两个年轻的农民所捣毁的东西，然后说道：“这真是一桩很倒霉的事情——非常倒霉的事情。胶水瓶子打破了，还有六块玻璃、一只痰盂和两只蜡烛台。可是最糟糕的还不是这个。报纸的名誉受到了损失——恐怕是永久的损失哩。当然，这份报纸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过欢迎，也从来没有卖过这么多份数，从来没有出过这么大的风头；可是我们难道希望靠疯狂行为出名，希望靠神经病发展业务吗？朋友，我跟你说老实话，外面街上站满了人，还有许多人骑在栅栏上，大家都在等着要瞧你一眼，因为他们都认为你是个疯子。他们看了你写的那些文章之后，

当然也就不免有那种想法。你那些大作真是新闻界的耻辱。哎，你怎么居然会异想天开，认为自己可以编这种报纸呢？你似乎连农业上的一点最起码的常识都没有嘛。你说到犁沟和犁耙，就把它们当成同一种东西；你还提到什么牛换羽毛的季节；还主张饲养臭鼬，因为它好玩，又最善于捉耗子！你说什么给蛤蚧奏乐就可以使它规规矩矩待着不动，真是废话——地道的废话。什么也不会惊动蛤蚧呀，蛤蚧通常都是规规矩矩待着不动的。蛤蚧对音乐根本就丝毫不感兴趣。啊，天哪，朋友！即令你把专门学糊涂当作做一生的学业，那你毕业的时候也不可能比现在得到更高的荣誉。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情。你说什么七叶果作为商品越来越受欢迎，这简直是有意要毁掉这份报纸。我叫你放弃这个职务，赶快滚蛋。我也不再要休假了——休了假也不痛快。叫你在这儿代替我的职务，当然我就无法安心休假了。我会时时刻刻提心吊胆，不知你还要提出一些什么别的主张。我一想到你在‘园艺’这一栏里讨论养蚝场的问题，就禁不住冒火。现在我叫你滚。天大的事情也不能让我再去休一天假了。啊！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你对农业一窍不通呢？”

“告诉你吧，你这玉米秆，你这白菜帮子，你这卷心菜崽子？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听到你这种无情无义的话哩。我告诉你吧，我干编辑这一行已经十四个年头了，这还是头一次听说当个编辑需要什么知识才行。你这萝卜头！请问你，是谁给那些第二流的报纸写剧评的？哈，还不是一些出了师的鞋匠和药剂师的学徒吗？他们对于演戏的知识并不见得比我的农业知识强呀。是谁在写书评呢？都是些从来没有著过书的人。是谁写那些关于财政的长篇大论？就是那些对

财政恰好是一无所知的诸公。是谁在评论对印第安人的战争呢？就是那些连临阵的吼叫和林中的狗叫都辨别不清楚、从来没拿着印第安人的战斧飞奔猛冲的人，也就是没有从家里人的身上拔下箭来烧过营火的大官老爷们。是谁写文章呼吁戒酒、大声疾呼地警告纵酒之害的呢？就是那些直到进了坟墓的时候嘴里才会不带酒气的人们。谁编农业刊物呢？就是你吗——你这山药蛋？一般而论，都是些写诗碰了壁、写黄色小说又不成功、写街头剧本也不行、编本地新闻也失败了的人，他们最后才退守农业这一行，借此暂时免于进游民收容所。你居然来教训我，大言不惭地谈起办报的问题来了！先生，这一行我是从头到尾都精通了的，老实告诉你，一个人越是一无所知，他就越是有名气，薪金也拿得越多。天知道，我如果不是受过教育，而是愚昧无知，不是这样小心翼翼，而是轻举妄动，那我很可以在这个冷酷自私的世界上成了名哩。我告辞了，先生。你既然这样对待我，我是十分情愿走的。可是我已经完成我的任务了，在你所容许的范围之内，我已经履行了合同。我说过我能够使你的报纸投合各阶层的脾胃——这一点我做到了。我说过我能够使你的报纸销量增加到两万份；如果我能再编两个星期，那原是不成问题的。我本可以给你找到一个农业报纸所能得到的一批最好的读者——其中一个农民也没有，无论哪一个，要了他的命也弄不清楚西瓜树和桃子藤的区别。我们这次的决裂，吃亏的是你，而不是我，你这大黄梗！再见吧。”

于是，我就离开了。

1870年

张友松 译

竞选州长

几个月以前，我被提名为纽约州州长候选人，代表独立党参加竞选，对方是斯坦华特·L·伍福特先生和约翰·T·霍夫曼先生。我总觉得自己名声不错，同这两位先生相比，我有显著的优势。从报上很容易看出：如果说这两位先生也曾知道爱护名声的好处，那是过去的事情了，近年来他们显然已经把各种各样的无耻勾当作家常便饭。当时，我虽然醉心于自己的长处，暗自得意，但是一想到我得让自己和这些人的名字混在一起到处传播，总有一股不安的混浊暗流在我愉快心情的深处“翻腾”。我心里越想越乱。后来我给我奶奶写了一封信，把这件事告诉她。她回信又快又干脆，她说：

你生平没有做过一桩亏心事——一桩也没有做过。你看看报纸——看一看就会明白，伍福特和霍夫曼等先生是何等人，看你愿不愿意把自己降低到他们的层次，跟他们一道竞选。

我正是这个想法！那天晚上我一夜没合眼。但是，我毕竟不能打退堂鼓。我既然已经卷了进去，只好干下去。

我一边吃早饭，一边无精打采地翻阅报纸。我看到有这么一段消息，老实说，我从来没有这样惊慌过：

伪证罪——1863年，在交趾支那的瓦卡瓦克，有三十四名证人证明马克·吐温先生犯有伪证罪，企图侵占一小片芭蕉地，那是当地一位穷寡妇和她的一群孤儿丧失亲人之后在凄惨的境遇中赖以活命的唯一资源。马克·吐温先生现在既然在众人面前出来竞选州长，是否可以请他讲讲此事的经过。吐温先生不论对自己或是对其要求投票选举他的伟大人民，都有责任把此事交代清楚。他愿意交代吗？

我当时惊愕得不得了！这样残酷无情的指控。我从来没有到过交趾支那！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瓦卡瓦克！我也不知道什么是芭蕉地，就像我不知道什么是袋鼠一样！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都气疯了，却又毫无办法。那一天我什么也没干就这么过去了。第二天早晨，这家报纸没说别的，只有这么一句：

值得注意——大家都会注意到：马克·吐温先生对交趾支那的伪证案保持缄默，似有苦衷。

（备忘——在这场竞选运动中，这家报纸此后凡提到我必称“臭名昭著的伪证犯吐温”。）

下一份是《新闻报》，登了这么一段：

急需查究——吐温先生在蒙大拿州露营时，与他同一帐篷的伙伴经常丢失小东西，后来这些东西一件不少都在吐温先生身上或“箱子”（即他卷藏什物的报纸）里发现了。大家